雙桂堂稿續編

臨川紀大奎

宜舫跋 為彭縣劉樸齋明府作 嘉慶戊辰

韓子之原道也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余讀而感焉蓋治民之道尤不外是矣徒愛不足以為仁必行其仁而宜之義所以行其仁也由是而之焉則四達而不悖劉君樸齋先生治彭數年宜于彭之民構小齋署中牓之曰宜舫蓋行其仁而宜之之效若舫之行于水也無不利焉彭夙稱難治先生以威行其愛黠者畏馴者悅此其所以宜也由是舫也而之焉將放之東

海而準西海而準南海北海而準一邑云乎哉君子曰劉
君之治合乎道矣余企而慕焉故樂爲之跋

什邡志星野跋　嘉慶壬申

謹按什邡隸成都接壤漢彭天文井宿分野縣舊志以什邡距成都一百二十里分野猶第五分之末參一度之初蓋沿四川舊通志誤引史記漢書猶觜參益州之文以爲成都府屬井鬼之分入參一度不知成都地在坤維約值參井之間而天文分野則當井宿之分揚雄所謂沃野千里上稽乾度則井絡儲精下按地紀則坤宮奠位後人或以地維與星野混而紀之者誤也史記天官書首敘三垣二十八宿星象占驗次及五緯日月七政交互占驗次及妖祥諸星占驗次及雲風占驗終之太史公論贊畧及分

野之說文義井井通志所引本天官七政一段中間參入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幷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數語於前後日月五星文義敘次旣相隔絕又與總論內分野之占不盡合其爲後人竄入顯然無疑漢書天文志摭拾天官於列宿及五緯之後沿襲竄簡十二州幷以日月甲乙諸期與總論分野之說雜爲一段足見其疏至其地理志撮論所著謂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其界自宏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

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屬焉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魏地觜觽參之分野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㶏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傿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徙都大梁故魏一號為梁然則觜觽參晉魏分非益州明矣蓋班固於地理志特為精詳而疏於天文僅割裂史記參錯成篇故不免沿其竄入之文彼此抵捂而後世分野之說往往因之又或漢改梁州為益州而魏晉亦號為梁註史記者因遂以魏晉之梁屬益州繫以

分星寘入天官此其所由誤與今考明史天文志畢七度至井八度實沈之次屬山西井九度至栁三度鶉首之次屬陝西四川雲南此足以訂諸史及舊通志之誤矣

什邡志章山雒通山總䟦

按舊通志章山一名雒通山又名章洛山是一山也邑舊志首章山縣西北六十里次雒通山西北一百五十里詢之山中人皆不能知山高路峻里數多少未可㨂以為定今泝洛水發源之處奇峯磊磊土人名九嶺山山後為茂州地云有黑龍泉自山穴中潛行出九嶺山谷流為金河二道按舊圖考之卽洛水章水二源疑九嶺卽洛通以泉自山後潛通也爾雅疏山形上平者名章九嶺危峻人跡罕到土人云山嶺多上平疑亦卽章山也然自高景關以內諸山上平者多其大者如金巖㠀八卦頂木瓜坪之類

皆章洛水所經按其形勢卽皆得以章洛洛通之名名之

又舊志章山上有風洞火洞二洞在高景關外關山雄峙

洛水由此而出謂之雒口則以高景關山爲章爲洛通亦

無不類今旣無從確指其實姑仍舊志分列二山以存其

名俟博古者考焉

什邡志金巖窩八卦頂跋

金巖在縣北一百四十里不知古何名卽九聯坪之頂自九嶺山左分一支綿亘數十里高山壁立山頂上平中起一小巖土人名金巖窩山前開九坪蟬聯各十餘畝禹母祠遺跡在第五坪瀉水洛水左右環抱水曰金河山曰金巖疑此卽古章洛山也八卦頂在九聯坪西南十里許山垂八脈各擁小峯糾山頂高聳上平濛濛烟霧中亦不知古何山名土人皆相傳爲八卦頂按通溪河自山右入洛或此是洛通山也以上二山舊志無今增入

什邡志鎣華山跋

按九嶺山左分一支爲九聯坪右分一支出鎣華山爲縣脈起祖山最靈異古山名無考或謂卽章山相傳高僧明本明天順間建寺於此改今名後遂以明本爲鎣華祖師俗訛紛藉不知其所自始每歲自三月至六月朔山男婦坌集遠方之人雖嚴示不能禁民不務實行而諂神求福每念及此爲之愧歎雖然佛氏以清淨爲本僧如有靈非第諂神不福必更有楚然不自安者毋獨有司之愧也與哉

什邡志洛水跋

按山海經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洛水出焉東注於江女几古山名今不可考要其爲漢志水經注雒縣章山之雒水固可無疑今考洛水發源九嶺山環遶東北七八十里逕九聯坪東南會章水及乾河通溪河諸水皆自西注於洛土人名曰大河又南至高橋場會中河諸澗之水又至鳳棲山會小河諸澗之水至高景關出口名曰雒口河流遂大華陽國志蜀王杜宇稱帝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戸玉壘峨眉爲城郭江潛綿洛爲池澤此當日洛水之爲鉅觀也後世引水灌田自關口以外分而爲官渠諸

河又分而爲白魚諸河又分而爲綿竹之火燒堰于是正河淺涸幾不復知有山海水經之舊矣余惟河圖洛書伏羲大禹之瑞而岷山女几之洛與河南讙舉之洛並著山海經九嶺八卦諸山衆流交絡曲折盤旋最爲靈異禹圖汶山郡人史記岷山作汶山然則洛出背之爲岷山以南之洛而非必其爲河南讙舉之洛圖事與理之可信者尒故不憚再三考之如此並詳圖考志

什邡志禹母祠古蹟跋

謹按史記夏本紀正義帝王紀云鯀娶修已吞神珠薏苡胸拆而生禹揚雄蜀王本紀云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括地志云茂州汶川縣石紐山在縣西七十三里考漢書地理志蜀郡廣柔縣無注釋後世考古者或謂唐置石泉縣即漢廣柔地或謂隋改廣柔為汶川通志汶川縣有廣柔廢城在縣西七十二里又引譙周蜀本紀禹汶山郡廣柔縣人生於石紐其地名刳兒坪謂今在石泉縣考石泉縣志石紐山在治南一里有大禹廟又禹穴在治北三十里九龍山第五峯澗谷幽險人跡罕到刳兒坪

在其下地稍平有跡儼如人坐臥相傳生禹遺跡是石紐距刳兒坪三十餘里非在一處與蜀本紀生石紐地名刳兒坪者既不盡合又非坪而援以為坪此殆因石泉有禹穴而附會之耳寰宇記石紐村在汶川縣西一百四十里與括地志縣西七十三里雖異然合石泉之石紐山西距汶川四百餘里則非蜀紀諸書之石紐明矣宋紹興中計有功作石泉禹廟記謂石紐故處莫適主名唐以前石泉之名未立譙周陳壽皇甫謐皆指石紐為汶山之地自石泉名立其後唐地里志宋職方書先儒輿地記皆以石紐歸石泉雖莫辨其故然汶山之山曰鐵豹江水出焉汶川

之山曰玉壘湔水出焉石泉之山曰石紐大禹生焉合之
則一離之則散處於三邑之近無可疑者政和陞石泉而
軍之太守趙公將廟祀禹而疑論未釋鄉士計有功等繹
究數千年事議遂決計爲石泉人其言如此則自唐以來
書冊之所附會大畧可知也今汶川西有無石紐故跡旣
不可考意東西字誤猶禹穴在石泉縣北而蜀碑記以爲
在縣南二十里夏禹生此其譌誤大率類是也余因什邑
九聯坪有禹母祠遺跡其地介石泉汶川之閒皆在汶川
縣東未敢信以爲禹母之果必在是而要其距汶川較石
泉近半又因湔水及什邡名義證之于洛書方方合十之

應固不能置之於不論于是有什加考九聯坪㑹記諸作
邑舊志謂汶川古名汶山郡所轄當必廣濶今地有此境
躡洛水之源按汶石之界背於禹事類合則背入蠶已先
我而論之特以石泉已有石紐刳兒坪之類名而未敢識
耳因復取石泉志所載而考其大畧可疑者如此云

什邡志夫子院古蹟跋

夫子院治北六十里鳳棲山下一名雪門寺寺不知建自何代相傳二程夫子讀書其中又云卽程子遇篾叟講易處明天啟中僧普善重建後人於佛殿前建堂祀二程夫子康熙二十六年知縣胡之鴻揭二程夫子讀書處於山門內二十八年重建前堂題曰雲門寺蓋取程門立雪故事以名之四十九年知縣李允符山門外大書雪門精舍四字寺舊名遂不可考或疑雪門卽舊名取雪山修道之說者非也今堂內奉至聖鐵像設二程夫子位於像側像高四尺背有萬歷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鑄張成馬氏張

趙王氏張崇山任氏張崇夏唐氏三十字聞邑中舊多三
教堂此像自淨石溝居民康熙年間因原寺毀移奉於此
夫子院之名當始於此今不復稱寺矣此地羣峯聚講生
面獨開澗氏河自山左横遶於前其外爲大河合流山右
數里出高景關澗氏河一名小河大河即洛水也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每至斯幽嘅然溯伊洛之傳想苞符之蹟其
烏可不知所嚮往也哉

什邡志蜀王廟碑記跋

按南陽泉不知濬自何時宋任愿隋帝子蜀王廟碑記載其禪師善水觀王與之從問道得大無礙下文遂以匯泉之始為水觀之餘波歸於佛力之不可思議其文理不相屬殆誤以水觀為相泉之法水觀見內典與是禪家從諸觀入二摩地之法習水觀者但見其水不見其身非相泉也或當日蜀王修建南陽寺將復濬此泉匯為陂灌田益多而某僧會與其事任愿誤援他書所載此僧善水觀王從問道得大無礙之語以為匯泉之據耳碑存南陽寺西廊舊志失載今補入藝文以備故實晉時縣設南陽郡泉與

寺或以郡名或郡與寺皆以泉名今不可考

什邡志廻瀾塔基跋

距邑東南十里龍橋之左相傳古有廻瀾塔明末燬坍乾隆丁卯戊辰前令史公復議修建塔基甫立費鉅中止因作記以志其未慊於心之一事嘉慶己巳邑人士又議捐修已乞余爲作序矣適因公至其地則塔址兩面纍纍蓋六十餘年民間冢墓遽用憮然塔之有無無關於興廢而令民有遷冢之事非可一息安亟止之示以永不得建茲塔善乎史公之言曰塔之在廻瀾者四方皆仰塔之在人心者奕禩無窮然則人能不自卑闇其心則無人無時不可日進於高明光大之域所以障百川而廻狂瀾者不且

百倍於有形之塔也哉

什邡仙釋志衞眞人跋

丁河峯縣舊志衞眞人唐賜希微之號事蹟可考墓在縣署左宋端平間邑令吳中玉爲立石按史筮庵縣志後續補載衞眞人南陽人諱率從兄謂宦蜀過太華山遇異人授以按摩之術後羽化出王子晉仙筆此仙筆不知何書殊荒誕不足信按摩小術無賜號眞人之理今墓石篆字雙行惠應希微衞眞人墓八字旁書端平丙申仲春日邑令吳中孚立丁志無惠應二字又吳中孚作吳中玉按秩官亦作吳中玉未知孰是此墓石是否原立亦未可知又按後周衞元嵩潛心至道著易元包經宋什邡令楊楫序

請初至什謁衛先生祠遇邑進士張景初得其書又云墓在縣廨東偏邑人崇奉不絕是眞人墓即元嵩北史但言蜀郡衛元嵩楊彦謂元嵩益州成都人或自成都遷什故祠墓俱在什乃北周人非唐人也但不知唐時何以有惠應希微眞人之號楊彦亦未之及且稱衛先生則謂唐賜希微之號者或後世附會之辭與抑或別有衛先生墓而今失之與姑並識於此以備考

什邡典籍志元包經傳跋

按元包經後周蜀郡公成都衛元嵩撰唐祕書少監武功蘇源明爲之傳國子監四門助教趙郡李江注總名曰元包經傳凡五卷經目九太陰第一太陽第二少陰第三少陽第四仲陰第五仲陽第六孟陰第七孟陽第八運蓍第九傳終之以說源第十六十四卦各依分宮卦象以坤乾兌艮離坎巽震爲次傳謂易始乎乾爻之聮也以行包起于坤質之用也以靖江序謂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而唐謂之元包包者藏也言善惡是非吉凶得失皆藏其書也宋刻本有政和元年奉議郎知什邡縣事楊楫雋

序及紹興三十一年邑南陽張洸跋序言大觀庚寅來宰
什邡謁衛先生祠邑前進士張昇卿初攜元包見遺謂五
百餘載世莫得聞內翰楊元素傳祕閣本俾鏤板以貽同
志妙用所寄奇字居多大率類揚雄準易非深于道者不
能知又言先生嶽策後周賜爵持節蜀郡公武帝尊禮不
攻臣之塋域在縣廨東偏邑人崇奉至今不絕昇卿洸父
邑嘗畫南陽郡故洸自署南陽洸謂此書字古理奥難通
好之者鮮宰臨邛時又得張文饒疏義邑士韋漢卿釋音
鏤板合爲一編庶幾觀者得其門而入是洸繼其父再刻
此書也然而好之者卒鮮世亦卒罕得聞邑舊志中無衛

元嵩及張昇父子姓名楊樵亦不見秩官叢包之不亡亦僅矣今縣署東偏衞眞人墓與西圃舊祠並存丁河峯舊志謂事莫可考以楊序徵之今縣署卽宋時縣廨舊址與人墓卽元嵩也史笠庵縣志續補又載眞人南陽人諱元從兄謂宦蜀過太華遇異人授按摩之術與元嵩事大不類謂出王子晉仙筆尤不經今志中祠墓仙釋各卷未敢率據增改特於典籍中首存此經書名而詳記其事如此并錄書序於藝文以備考焉

什邡志馬融墓跋

馬融墓四川通志云在縣治西二十里史笠庵縣舊志云墓在興平廣輿記通志俱載入什邡查無確據按後漢書馬融傳扶風茂陵人嘗客涼州武都漢陽延熹九年卒於家遺令薄葬據此融未嘗客蜀既遺令薄葬卽斷無自扶風遠至什邡營葬之事史志謂融墓在興平自有所據綿州李雨村蜀碑記補載漢馬融墓碣在什邡縣字有磨滅今無見天下碑錄碑錄既云今無則廣輿記諸書所載本非確據可知今縣西二十里安樂橋下有古冢高二丈餘圍約二畝土人呼為野茶墳附近居民不敢觸犯此不知

何代古冢或疑爲馬融墓恐未是

什邡匯刻元包經傳跋 甲戌

余於元包既序而刻之於什以存此土之文獻惟缺張交餘疏義按汲古閣本附張氏元包數總義二卷即疏義也唐蘇李傳注依於理總義依於數又并及太元潛虛著數之所以異極其錯綜穿穴之巧而其大意謂元包合於火珠林易以動占包以世占此據八卦七變之次爲言實於包之爻不甚合余惟天地自然之數生於理大易之數即理以具數者也太元元包潛虛之數假數以寓理者也得其理則知其意之所存而數可畧矣故不復并刻疏義而第述其大畧如此俾什邡學者知所取焉

周母劉孺人壽額跋 嘉慶辛酉

母年十九歸周甫六載夫與兄公相繼沒家貧或以諷母母曰吾義當撫孤吾姒又弱多病吾去周氏諸孤危矣已而母一子竟殤姒二子長亦先亡母痛周氏不絕如綫維持惻怛視姒子奐甫如已子姒亦卒無恙其後奐南生二子教之讀書姒得年七十餘卒母措据數十載姒母子賴以安母之造于周大矣天道貞以起元元仁也大也生機于是乎大焉母之貞其所以爲仁也辛酉母年八十因書貞以介仁四字揭其堂之北周氏將世世不忘母之德云

書張環甫同年制藝　乙亥

讀先生文論事極詳說理極精卓然登古大家之堂入古大家之室奎學業久已荒蕪又簿書繁冗無暇是以不敢冒昧評註然文章一事雖無復能與而此心此理之千百世上下東西南北海皆同者雖老猶當不忘鞭策莊誦循省不啻先生之鍼訓我深矣謹書以歸之

雙桂堂時文稿自識 己巳

金谿朱仰山先生吾鄉老宿學者所共仰大奎奔走四方嘉慶壬戌寓都門始得時覩道範岸然若蒼松翠柏而其接人溫溫無際使人得之於淸風朗月之間一日病中語余曰君文眞可誦吾常思作序今恐或不起然不可不以告君也時病劇未暇詢其由蓋余文初未嘗示人惟吾鄉楊君皆川處藏存數十首皆山爲先生弟子先生見而錄之爲一一評點余未之知也病既愈遂爲作序序言多溢美讀之惶懼不自安然反復先生所以論文之意深心鬱結余何能無感也今年三月聞先生客秋沒於京師旅櫬

已南旋矣萬里橋東悵然出澣翰墨之緣于是焉已因遂
取先生所訂刻而存之以是誌余惓惓不能忘之思云爾

此書立意陰險殊不可測徹底細看其主意全在於誘人罔報天主大恩而欲報天主之恩必在報亞黨之恩入其教者至於不上祖父墳墓至於以感謝天地爲不知輕重蓋其爲說必能使人竟決然以君親之恩爲無足報以天地之恩爲不足謝而惟一意於天主亞黨之恩爲必當報甘爲之死而不悔浸淫日久蔓延日廣牢不可破而後普天之下皆可以惟吾所欲爲而無可禦止此可怪可歎可慮之至者也若其憑空捏造天主之名以大暢其無父無君無天地之說荒誕鄙陋本屬顯淺易見無奈人心易惑

往往深入於死後上天堂事天主享眞福之說竟茫然不知其爲誑𧦝不知人生惟事君事親忠孝大端可以不愧天地卽所以報天地至於天地之神惟天子得以祭之諸侯以下尙不得祭安得人人妄擬一天主之神更大於天者而事之且天主之有無本無足辨卽如彼說云云彼亦人耳又何從於天之外措足措身措耳目得見此所謂天主者造天地人物一如工匠之造器皿耶如果不能措身天外親見天主之造天地造人物則亦不過憑虛捏撰之談何從而見儒者言天地至精至妙至顯至確之理反不足信而以此至鄙至陋之虛說反深信不疑何若是之愚

耶或曰信如子言則彼說誠不足以惑人而讀書識字之人流亦或信之何也曰彼欲誘人爲亂臣賊子不明以亂賊勸也必先借附理之說以惑人縱之至於荒誕不可究詰之域使人深溺其中以漸入於亂賊而不覺此其所以可畏也蓋彼距中土極遠欲遂其陰謀明知非一時一代所可爲必爲此浸淫漸積之勢以妄冀將來嗚呼觀此書可以直揭其隱矣此不能不有待於當事者

雙桂堂稿續編卷四

臨川紀大奎

什邡志前令史進爵小傳

史進爵字笠庵號三坡陝西興安州舉人乾隆六年令什邡邑舊有義學僅三間雍正九年改節孝祠遂廢公甫至什念義學育才之地烏可缺捐俸倡首建方亭書院講堂東西室牆垣井竈牀几諸器悉具延師訓學十二年建後堂五間置田地百數十畝始有膏火之資立二社學招城內外童蒙之不能就傅者又修文廟泮池建尊經閣念邑乘屢經前任採訪未及成書與邑人士詳加纂輯為書

十八卷書中尤於敎養之事反復諄諄如水利則示以灌溉修築之法農田則示以耕作種植牧養之法風俗則示以古禮語學者二則則示以德行實踐經濟致用爲有本之學及文藝乃明理治心之資其途亦有義利之辨尤非儒者不能言此可以慨然想見公之爲政矣

奉直大夫四川廣安州知州阮公傳

公諱和字煦初號融軒系出陳留漢阮瑀後宋時名子宗者官豫章留居新建家焉子宗生達承事郎達生宣簡俱進士簡官祕書省校書郎簡二十三世孫龍光由舉人知河南通許縣升擢湖北黃州府同知生子六人長即公也

公性端重年三十餘補茂才乾隆甲午援川運例以知州簽發四川攝天全州事署會理州以父憂去服闋仍赴川再攝天全調署雅州府軍糧同知癸卯補廣安州知州檄署汶川縣又署雲陽復回廣安嘉慶壬戌以年老乞歸甲子六月卒於家年七十四公父令通許政績爲河南最公

佐理庶政十四年民頌令君之賢者必稱公子比公出仕所歷州縣悉以其父治通許者治之皆卓有善政會理於四川為極邊夷猓雜處風俗與中土異土司譎詐強悍日事吞併公以至誠感之胥帖服居數月夷情翕然去時百姓痛哭如喪父母其去天全亦如是比再攝天全民喜公至迎者絡繹于道曰重見父母也在雅州卑糧府事最劇兼轄漢土官兵綏靖番夷與治會理時同任廣安最久廣安俗刁悍喜訟買賣田畝歲擇沃美者互相更易往往價值不清每收穫彼此劫奪或至鬬殺公蒞治十日劫案十餘起公曰民俗至此長吏之罪也集鄉耆保正令洮示分

諭四鄉嚴禁之期年而刼割之風息俗有斃丐輒移尸倒富室多破產公赴鄉撿驗隨從吏役皆給飲食不累地上或藉尸索詐必痛治之自是無復有移尸者已而築城濬池建倉廒積芻糧若備大寇者嘉慶元年丙辰九月達州民徐添德東鄉民王三槐冷添祿等果倡亂廣安居達州下游爲賊往來地公募民練勇依山結寨爲固守計州北有老鷹巖高州城數倍中開一竅約十餘里公曰嘻此天設之險若賊據此以臨我州城危矣集紳耆鳩工築堡民移居者踵相接名之曰安居城由是州城益固王三槐等兩入川境公率團勇禦之退未幾川賊冉文儔湖北賊張

漢朝等先後逼州境又徐添德王光祖張添德張子聰各
賊分寇州屬之河東河西等處公悉令寨民竭力防守自
州城及各寨皆堅固無所畧賊去遂相戒勿犯已未三月
冷添祿入境公督鄉勇對壘三月賊不退飛書報大帥于
是參贊大臣額勒登保督兵進勦殲賊于石笋河餘黨殆
盡得
旨復參贊侯爵公以軍功進二階其後張子聰張添祿包
正洪諸賊入境二十餘次皆以防堵嚴密去自丙辰至庚
申凡五載蜀近賊州縣多殘毀獨[illegible]安無恙公之力也方
賊勢猖獗公上書大府其畧曰自賊不靖川東北咸罹其

害茲復竄擾嘉陵江以西險口水次必須嚴防卑州境內現設寨八十四所大寨約三五千戶小寨五七百戶或千餘戶職傳諭各寨首聯五六寨為一團同團以二十里為限按戶出壯丁一名每日操練一次有賊來彼此互援又古制寓兵於農今似可行廣安額徵糧五千餘石每糧一石二斗募健勇一名每名歲給工價鹽菜錢二十千糧戶公捐每糧一石為錢一千七百約得鄉勇四千餘名遵照營制練習愼選舉人生監為領隊由官捐備火藥赴局支領並請差武弁六員來州教習鎗箭賊至戰守有備事竣論功行賞文武領隊以爵秩議敘鄉勇或准作武生或酌

賞錢幣自當人人奮勇以逸待勞若川東川北州縣均如此則處處有兵截殺賊無所逃首惡既誅黨羽自散矣時總督威勤伯勒保以其法下各州縣通行之日毋讓阮牧獨爲好官也辛酉五月州民張老五李合等聚衆刦掠自稱元帥公率壯丁往捕賊拒之會總督兵至大敗賊衆擒戮數百人賊逃深山中公亟追捕之手擒首逆張老五餘悉平明年公引疾歸去之日士民泣送數百里公沒祠祀公家廟至今猶思慕不能忘公居官節儉無聲色玩好非其義一介不取前後治廣安十七年署他州縣六年凡獄讞表細靡有可原必矜全之遇疑獄背分不寐思其情

僞反復詰審無纖毫疑始定爰書早起坐衙視事乙夜始退以爲常地方有害必力除之署雲陽時有通津險灘十餘處最甚者爲廟溉東陽上下十五里怪石矗立舟行覆溺無算公出資鑿石衝激始平所至修舉廢墜訪民間疾苦善政不可殫述性孝友侍祖母郭宜人疾衣不解帶者十晝夜平居未嘗離親側親沒奉遺像朔望拜禮有微物必獻如生時每對像卜休咎卒前數日語其弟曰邇者老父母面有憂色吾其不祿乎居平有吉事亦然處兄弟友愛甚篤至老不私一錢男婦百餘人始終同爨內外無間言周卹鄉鄰有以匱乏告者傾囊濟之不少吝子貽昆辛

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授福建建陽縣知縣次綏江南揚州府江都縣管河縣丞次為鼎國子監生令弟裕堂韋軒浦亭三君皆與余友善浦亭名湖甲子舉人尤知名士公子姪二十餘人悉令浦亭在家督之讀書一門彬彬敦禮讓登賢書者五人已未秋浦亭攜子姪試禮部歸延余登講席時貽晁已擇日赴廣安聞余即至留月餘聽講中庸畢乃行甲戌冬貽晁將之建陽任自京都以書來求作公傳余雖未親見公知公治行及家世事甚悉古之良吏能繼其父志有功德於民者也遂樂為之書

奉政大夫雲南同知陳公傳　羅位齋代作

蜀地多世族自予來莘方亭卽聞涪州陳氏族大而多賢忠烈節義之概甲榜賢書之盛尤非他族比繼聞有陳莘畬者乙丑進士今方伯方公聘主講席有陳郁度者予同年己亥舉人挑選知縣分發福建二君予尙未之識也歲辛未予以方亭書院求主講于郡伯曹公公爲言候選學博陳汝山君廹聘至詢爲郁度君之令弟莘畬君之令兄于是晨夕過從相見恨晩愈深金昆玉友之慕汝山君復出其先人

誥授奉政大夫雲南府同知荔圃公行狀示予請爲立傳

予雖疎于筆墨而誼關世講不得辭遂按狀而傳之公諱
朝書字右文號荔圃以乾隆丙子舉人與辛巳挑選分發
山西題補襄陵縣知縣再充鄉試同考官丁母艱服闋補
雲南通海縣知縣充庚子鄉試同考官再運京銅引
見
特恩陞授同知歷署阿迷州臨安同知充丙午鄉試內監
試官丁未卒于雲南府同知任享年六十有六先世諱友
定以平賊功仕元爲平章守福建延平府明兵入閩朱亮
祖等破延平友定死之長子宗海殉焉次子鄉卿三子覺
勝仕勝法勝變姓鬱齊豫及楚入蜀居涪州是爲涪州陳

氏之始四世諱常遷長壽縣明成化進士十世諱八元由
進士令江西龍泉縣長子諱新甲仕至兵部尚書次子諱
新芳進士爲江南觀察使是爲公之高祖曾祖諱集仲崇
禎庚午舉人爲湖廣荆州司馬不數月以親老告歸與妻
金氏敬養備至川中之變土賊蠭起司馬攜家奉父母避
居石柱司山中爲賊所刦不從與父俱被害金氏聞難以
九歲子託于觀察之妾鄧氏令逃去突詣賊所奪賊刃殺
數賊值觀察父子已死賊且衆力竭自刎死事詳長壽邑
誌祖諱崑隨鄧氏逃奔成都託居尼院時平鄧氏攜詣長
壽尋舊業不可得訴于縣庭令感其事爲追理復其業以

公貫

誥贈奉政大夫雲南府同知祖妣左氏

誥封宜人考諱于銘歲貢生復居于涪于是又爲涪州人

誥贈奉政大夫雲南府同知妣何氏

誥封宜人公兄弟四人兄朝詩乾隆己卯舉人歷任湖南安福縣江西貴溪縣知縣弟朝易乾隆庚午舉人任福建建陽縣知縣季弟朝禮太學生公次居仲性誠篤友愛不樂嬉戲幼孤與兄弟若志讀書不稍懈尤寬厚惜人廉恥弱冠應童子試資斧爲同舟人所竊衆共搜索其人窘甚公徐曰我銀乃伯兄由陸路攜去偶忘之耳止勿索衆知

共意咸歎服以爲不可及後受知於督學蔣怵堂先生之
門相得甚歡令隨棚閱卷由是學問益進又嘗從儲越漁
先生遊與何公明禮王公清遠秋公譯南俱名重一時而
公尤爲先生所推許釋褐後令襄陵襄故巨邑宦于斯者
輒獲厚貲有金襄陵之目公在任六年節儉愛士弭盜安
民薄賦稅以蘇民困建姑汾書院以課士延名師敎之暇
則親爲講論士風丕變操行剛介人無敢以私干之者而
父母之聲藉藉平陽蒲坂間久而不衰尤嚴于義利從不
爲子孫田園計居官日每歲以百金分贍族親之貧者嗷
嗷家口僅供饘粥而已初伯兄與公同赴辛巳挑選分發

湖南母夫人就近迎養伯兄任所丁亥冬母卒伯兄因公累重公竭貲爲彌補計獨力扶櫬先歸營葬事不足則典質衣物以充之惟義所當爲必力爲之其他不恤也通海夷漢雜處號爲難治公察其積弊設法以除之鹺價昂貴爲商少居奇之故公爲招商定値民甚賴之而商亦不困夫役之費舊皆攤派門戶里胥因緣爲奸民甚病之公捐廉設馬以免民勞惟大差徭不能不資于民力爲考定戶籍令輪流供役又設法以給夫價永除攤派里胥之患舊無書院公捐廉倡率建秀麓書院多備膏火以處邑中之秀延師親訪一如官襄陵日其興利除害之政率類此督

運京銅最爲苦差路遙灘險既患賠累又往返動經歲年公丙申庚子兩任其役奉委卽行曾無難色曰此固臣子之分不容辭也既而奉
旨以同知陞用事出
特恩非公之所覬望也其署阿迷州也巨盜王之棟聚黨百餘人肆行劫掠官弁莫能制公陰察其踪跡知其可取選健役十餘人親率之徑入其巢之棟錯愕失措執械相持而公以輪尺遽斷其左臂遂就擒餘黨悉平是役也大吏皆以文武奇才稱之至于馬龍州臨安同知之任雖爲時不久而除害安良聞民間疾苦必多方撫循之不少替

自公爲雲南同知時已多病而閒曹冷署益兢兢以清愼儉約自持嘗謂諸子曰爲官存自私自利之計非上攘下奪何能如願然貪婪而卒歸貧苦者不少其以贓私敗者無論矣吾惟上可以對

君父下可以見百姓示子孫吾願斯慰卒之日囊槖蕭然至回籍營葬後而子孫無以爲家計矣侄兄弟皆罷官歸皆淸貧無餘貲里人爲之謠曰一門三知縣頓頓喫稀飯更有一二府無錢喫豆腐蓋實錄也嘉慶丙辰公從弟庚子舉人廷璠于陝西鳳縣郵中遇一髯翁偶通姓氏遂娓娓詢公及子若孫狀舉人爲具言其實髯翁泣然大痛言

吾山西平陽人未嘗得見陳公而裘也惠政愛恩撫綏予今頂祝不忘公沒而子孫貧窘若此吾安得不痛與翁耆販賣香皂者遂分所有香皂之半遺衆人為致公之子孫以表其誠是時去公之介裘陵幾三十年何介人感之深且久若是其至也此可以想見公之為人矣公有丈夫子六長燮讓舉福建羅源縣知縣即予同年郁度君也次阜颺太學生次益裘以廩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即方亭山長汝山君也次伊言嘉慶辛酉選拔解元乙丑進士即莘畬君也次禹功太學生次稷田附學生皆力學敦行崇實用恪遵公遺法無忝世族焉

什邡羅李氏節孝傳　羅位齋代作

節孝羅母漢州武舉李崇堯之女年十八適什邡石亭江羅氏子歸之次年夫醇舉茂才又一年而沒當是時母痛不欲生顧念身爲冢婦有遺娠舅姑在堂遂忍痛思以婦任子職閱四月生子大璋於是又思以母兼父道家計僅供衣食母茹荼飲泣勤勞不倦孝養舅姑不使有失子之戚撫其孤子自乳哺以迄成人雖慈愛至極而督教嚴未嘗稍事姑息日所讀書夜必令背誦乃許就寢由是大璋承母志一意向學有聲庠序乾隆丙午年爲鄉薦第十二人當是時母怡然而喜愁然而悲謂已志稍遂而隱痛其夫

之不及見也鄉里姻族亦咸喜謂天之所以報節孝在於此矣乃大璋一赴春官不永其年夫婦復相繼沒是爲乾隆庚戌母年六十有八其教子之劬勞既無忝於父道其舅姑老病卒葬母皆身任之凡醫藥祈禱衣衾棺槨一切人事禮節之當行母竭誠盡瘁皆無所缺畧無事後之悔實亦能無忝於子職大璋之沒鄉里無不咨嗟歎息咸謂天之所以報節孝者不可問而尤慮母之不能堪也母曰嗟乎吾幸吾子之繼吾夫也吾子中道逝是猶莫之繼也吾何以報吾夫於地下撫大璋之七孤育之教之如大璋之幼七孤聽母之教亦勉讀書思所以成乃祖乃父之澤以

慰母之志者亦如大瑛今其長孫光緒入太學三光敘四
紹典先後列膠庠而光敘已食廩餼其餘亦皆服儒業嶄
嶄見頭角藹儼然衣冠世族而母心亦稍慰矣紹典嘗奉
母命肄業方亭書院予按月課之紹典述母之所以教育
諸孫未嘗不欷歔泣下數行也今
制府奏修四川通志令州縣搜採事蹟以備記載予惟母
之節孝雖於乾隆三十七年經前令請
旌建坊然是時母年五十耳今又四十年前所表猶未及
半其何可不有以續之適母於是月卒予聞而益有感也
遂爲之傳以附於邑志俾後之人知羅母之終始不倦屢

遭變故而不易其志尤凡節孝者所難能也

僥母蘇孺人家傳　蕭慶芊來

母姓蘇氏系出四川眉州宋文安公裔孫處士廷祥君女適江西臨川僥君方旭字照亭君弱冠客游為人豪邁喜吟詠處士君奇之因妻焉君嘗歸省親回游川江累遭險惡得驚悸疾未幾疾甚醫者言不起母晝夜湯藥凡六月念君離家數千里外兩親且老寧以身代遂割股調藥以進越日竟愈母亦無矜詡之人咸稱詡謂天之佑孝婦如此已而謂君親老宜亟歸吾婦人亦及時事舅姑為職遂同歸舅姑每嘗言此名家女洵不虛越四載君病復作一日目瞑母號曰吾不生矣君忽張目視言頃見衣冠偉丈

夫侍吾側乃汝耶因曰吾父母七十餘諸子方穉是汝以一婦人而丈夫任幸識之吾見不虛卽死無憾矣遂卒母痛絕念君言乃不死母時年三十六凡所以踐君言矢孝慈者終始皆如一舅年至八十姑八十六先後卒葬俱如禮四子紳綬緗純緗太學生綬邑庠生緗嘉慶辛酉武舉揀選千總純太學生孫九人曾孫二人母今七十餘歲猶日督其子若孫曾不懈云

論曰先儒或謂割股非孝慮以死徒貽病者憂也然母當數千里外危篤時冀夫生萬一卽死且不恤孝與非孝惡乎計之哉洎夫卒於家母終克代成其事親之孝以無憾

於子則其先後齊處於死生之際者莫不有道矣毋洵偉然丈夫也哉

記三弟雨民擒扭匪事

嘉慶十年乙丑夏四月廼五十二大畢恭瑧撫軍札率族鄰擒送扭匪賊首三十六人俱伏法撫軍奏明給扁大書永綏枌社四字獎之扭匪者初名担子賊勾引無賴結會邀盟肆行竊掠日久聚集至數百人出沒臨川崇仁宜黃諸縣常於余里龍溪東岸山間結寨兵役莫敢向捕余弟訪其渠魁伺其出入蹤跡險為之計時郡學博王石樵名廷遜為余同年友弟往來接見每為言其事并陳可擒狀適撫軍詢學博江西扭匪著名已久郡中紳民寧無有知其巢穴能計擒者學博悉以余弟言告撫軍以為能令即

與計議弟請撫軍發檄并委官接應卽日乘夜持檄召集鄰族密授計畫次日侵晨率衆於匪徒所常聚會處擒之是役也布置嚴密匪徒倉皇失措不能抗其散逸者亦往往被縛得其首三十六人送撫轅鞫實盡寘之法餘黨皆散其匪之害遂息學博得議擢山西沁源令余弟不願官、故撫軍奏明給扁獎勵弟謁謝撫軍見其氣象倜儻大異之謂才正可用年力未衰而恬退若是深為悵惜時撫軍將入

覲欲攜弟赴都弟固辭蓋此事為地方計不欲邀功得官職或反致餘黨忿恨散者復集又遺滋鄉里患惟心無私、

侍則胥小無所怨禍終不生此余弟之深心未易知也時族中字丹木者與淇謀撫軍爲給扁功蹟比閭四字丹木嘗從余學爲人豪邁不羈云

記什邡龔孝子事

什邡孝子龔良星者監生龔啟運次子啟運一生好善妻汪氏沒遺三子繼娶夏氏視三子如已出啟運沒三子編笠養母嘉慶十九年秋八月母病乃餘醫藥不效良星罔知所措中夜密禱空中持刀割其胸仆地方起再割開空中大聲說有探手內不知爲肝爲血少頃和雞湯以進母服之次日愈妻甯氏察其狀貌異因問不吐半月餘暫見刀痕驚告夫兄良修始知其事母與兄相持大哭鄰族聚觀咸勸慰之于是書其狀以報余親驗良星胸刀痕二俱橫三寸結痂又其前歲兩次割臂療母病痕尚存古之言

孝者以刲股割肝戕生非孝而艮星顧屢爲之然艮星兩割臂人無知者當其時知有母而已艮星固不欲有孝名也艮星痛生母之不復見其視繼母藹然若生母之在其前而已豈非孝哉豈非孝哉艮星言貌質樸詢其事容蹙然若不自安戊日爲大書孝心切摯四字作匾旌其門匾成鼓吹舁城內外一週觀者如堵送至其家給米二石布一匹退而書之以記其事

桂籍祠記 雜位齋代作

什邑西路永安鄉口袋營有桂籍祠者里人黃姓李姓樊姓所建以祀 文昌神者也剏始於乾隆四十二年各捐金權子母陸續置用產又以其田租所入生殖贏餘至五十三年建神殿一楹廂屋二楹繚之以垣牆又於嘉慶十一年建造前廳惟門屋未成尚有待云廩貢生黃君中讜予述其三姓每於春秋供祭祀並令跪 神前聽講陰騭文過慾文等篇藍歲以爲常因請予爲記以誌其事予惟

文昌神靈赫奕我

國家欽崇祀典非他神明可比祠而祀之亘不爲過尤可

取者令名家子弟常聞
神訓有以起發其爲善去惡之良使其爲士者由是以求進於聖賢格致誠正之學固屬無難卽農工商賈常聞是說亦將不致陷於邪淫匪僻之習而皆可以爲善良之歸豈非教家之良法美意歟抑予又有說焉四子之書聖人之道備矣而莫非日用常行之則學者日誦其言而考其行事相背而馳者多矣則豈非口誦之而未嘗以心誦之之故哉吾願三姓子弟之聽講者不徒以耳聽而以心聽尤願三姓父兄之宜講者不徒以口講而以身講如是而所以裨益於身心者非淺是舉也果能實受其福矣遂書此以還黃君其倡首之賢捐僉

之數田畝之目祠祀之規具詳於左